

生活小景

半亩鱼塘半亩园

□张 斌

“嘎、嘎、嘎……”一阵鸭子欢快的叫声从一片浓密的竹林里传来。

“原来这里还有人家啊！”我自言自语。但我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远离城市和村庄的荒野之处，哪来的人家呢！我停下脚步，耐心地聆听，紧接着又是一阵嘎嘎声，我便寻路而去，一探究竟。

绕过竹林，找到一条小路，刚走几步，被一处用木棍和竹竿捆扎而成的柴门挡住了去路。我用手敲击柴门，一只小家狗跑了出来，一边向我“汪汪”几声，一边又回头向里叫了几下，原来它是在向主人通风报信。主人闻声而来，我说明来意，主人便打开柴门迎我而入，小家狗也变得友好起来，先是向我摇摇尾巴，然后跑到我们前面，扬着高高的尾巴，一路小跑，给我带起路来！

转过一个小弯，便是一个凉亭，凉亭不大，也是用木头和竹竿搭建而成的。四根粗壮的木柱支撑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棚顶，棚顶是用竹子捆扎的网格状露天棚子，两边各有一棵葫芦藤沿着木柱向上攀缘，然后汇聚棚顶上，密密麻麻的叶子把棚顶装扮得郁郁葱葱，是主人歇息乘凉好去处。

凉亭的西边是一块边长二十米见方的水塘，塘水碧绿清澈。西南角方向的一片荷花长势茂盛，碧绿的荷叶如同一个画盘，自由地铺展在水面上，一支荷花刚从水里钻出来，亭亭玉立，含苞欲放。一群鱼儿在其间悠闲地戏水。水塘的北面是几株新栽的垂柳，几只雪白的鸭子正在柳树下的塘边休息，一只调皮的鸭子却耐不住安静，时不时地用嘴巴去挑逗它的伙伴，弄得鸭子们不得安心休息，制造出一阵阵“嘎、嘎、嘎……”的叫声。

凉棚的东侧，是一片菜地。菜地和水塘的面积差不多，但种的蔬果的种类却很多。西红柿整齐地排成两排，旺盛的枝干被红绿相间的西红柿压得弯下了腰，主人不得不搭起架子，让它们挺直身躯，结出更多果实。辣椒也栽了两排，株株健壮，高度也没过了膝盖，雪白的小花朵如同繁星一样散落在绿绿的枝头上。几棵南瓜秧子，撑着一只只大伞，匍匐着无拘无束地向着水塘的岸边延伸。

羊角蜜可没有那么含蓄，一丛一丛地围坐在瓜藤的根部，如同育婴房里的多胞胎娃娃，大小均匀、白白胖胖，还不时地散发出阵阵瓜香，惹得我

百姓记事

买冰箱

□刘晓林

早晨起床，洗漱完毕，打开冰箱准备做早餐。拿出馒头、鸡蛋等，发觉没有凉意，再用手摸摸冰箱里的其他食物，也和常温差不多。打开冷冻室，那些原先冻得像石块一样的肉或骨头，边缘开始有点变软。

“糟了，冰箱出了问题。”第一感觉直接告诉我。

这是我买的第三个冰箱，使用已近10年，三年前曾经出现过一次故障，维修后又可以正常使用，这次故障是否又重蹈三年前的覆辙？

拨打维修电话，被告知由于产品更新换代，10年前的冰箱配件已经不再生产，而且使用了10年的冰箱也已经到了故障频发阶段。言下之意，这台冰箱没有再维修的必要，况且当下冰箱的价格不贵，不如买一台新的。

我当即奔赴家电商场，冰箱专区里各大品牌的冰箱伫立在地上，从小到大，有单门的，双门的，三门的，对开门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促销员走过来一一介绍，哪一种变频的，哪一种是无霜的，哪一种省电，哪一种适合家用。面对林林总总的规格品牌，我犹豫不决。在这当中，想起了我买的第一台冰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冰箱还是紧俏商品，刚成家的我通过朋友找熟人买到一台雪海单门冰箱。提货的那一天，单位的几位同事一起用三轮车拉回来，费了老大力才搬上楼。从那以后，这台单门冰箱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最上层的冷冻室虽说小，但是存放新鲜的鱼、肉，保证不会变质，下层的冷藏室，不仅可以存放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连上一顿吃剩的饭菜也占有一席之地，日常生活因为有了它而方便了许多。

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在较低的温度下保存食品不容易腐败。我国在商代就已懂得用冰块制冷保存食物了。1910年世界上第一台压缩式制

直咽口水。

“闻到瓜香了吧！”主人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摘下一个羊角蜜。

“摘一个给您尝尝，看看和菜市场的羊角蜜有什么不一样？”说着，主人便示意我到凉棚下品瓜。

只见主人用清水冲洗一下，再用手轻轻一压，伴随着一声微弱清脆的声响，羊角蜜瞬间裂成两半，橘红色的瓜瓤连同滴下来的汁液的香气刹那间溢满了凉棚，也溢满了整个园子。我不由分说，接过瓜来，就大口大口吃起来，那瓜肉真叫一个酥，入口清爽绵柔，稍加咀嚼即化成琼浆，既有蔗糖的甘甜，也有蜂蜜的绵柔，香甜相济，酥脆爽口，吃了之后让你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这么好吃的瓜，你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一边回味羊角蜜的香甜，一边向主人问起种植经验来。

“要种的瓜果好吃，关键是用用什么肥料，平时浇的是什么水。”主人脸上写满了自豪。

“我用的肥料全是这水塘里的多年来沉积的污泥，我平时浇的水都是这水塘里的水，全是无污染的。”一种幸福的自信感流露在他的话语里。

“包括我水塘里养的鱼，也是无污染的。我平时把从这菜地里拔出的草、多余的菜叶放到水塘里喂鱼，鱼儿吃了膘肥体壮，健康活泼。下次，你要是再来，我亲自到水塘里给你捕鱼吃，那才叫一个鲜嘞！”

“你是怎样发现这片土地的？你在这里养鱼、种菜有多长时间了？”我像一个小学生有一肚子的疑问。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一个水坑，四周是一片灌木丛和竹林，平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三年前，我来这里散步，发现这里是一个养鱼、种菜的地方，就找村民联系，承包了下来，主要是想给自己平时繁忙的工作分分神，减轻一下压力。经过我三年的努力改造，也就有了今天的这半亩鱼塘、半亩菜园了。”主人爽朗的话语、得意的神情已经证明了他三年前决定的正确和无疑。

夕阳西下，晚霞的余晖为这半亩鱼塘和半亩菜园洒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色，一切都开始安静下来……

半亩鱼塘半亩园，减压轻松半成仙。与繁华隔开，与自然相拥，这也许是现代城里人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吧！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雨 后

□潘 银

空气潮湿，湿润到了心尖
正如颤颤抖抖的雨珠
随时都可以滴落，泛起
圈圈涟漪
我一袭家居服
瘫在摇摇椅里
眯着眼慵懒小憩
此时的耳朵却格外灵敏
无论是回味过去
还是憧憬未来
更或者品鉴当下
啾啾的鸟鸣声

从周遭的树冠里传出
如同树叶发出的声响
或许不留意
或许不察觉
但是，我，总能听见
我来了精神
“你好”，朝它们喊了一声
声音仿佛来自某一棵树
某一片叶子
扑棱的翅膀，让滞留的
或是雨珠或是晨露
瞬间抖落

张公山

□杨传长

绿叶一片一片
汇成浩瀚的海洋
树梢和白云在痴情对望
鸟儿在枝头欢快歌唱
不知名的小花在路旁羞湿地绽放
在这绿色中我迷失了方向

品尝着绿色味道
空气弥漫着充满能量的气场
借助太阳 借助月亮
借助萤火虫的光亮
把诗歌镶嵌在茂林葱郁
的张公山上

村户人家

□丁作民

茅舍前半亩方塘如镜
鸭鹅合唱天歌
莲叶之上
雏蛙小憩如玉如珠
小鱼儿莲荷间捉迷藏
划拨的涟漪里银针闪亮
小荷才露
吸睛的最是爱立尖角的蜻蜓

放暑假的少女采荷一双闻嗅
水边倒影四朵含苞的花蕾
乳燕展翅飞时
俯见无赖小儿卧嗅莲子
凭谁爱怜
谁不梦见
出淤泥玉臂般的莲藕
那种藕断丝连的缠绵

童 年

□周言科

梦中的柳笛
轻轻吹开
岁月尘封久远的记忆
点燃了小伙伴们
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遐想
那种简单快乐
随着时光不经意地流逝
再也无法回头与找寻

童年的生活
时不时地 会一段段
在脑海里来回穿梭
放牛 钓虾 掏鸟蛋
疯跑 疯泥 摔卡片
吃一切好吃的
填饱肚子

玩所有想玩的
释放心情
只要你愿意
为生活忙碌的父母
很少有心思约束

到了知天命的日子
蓦然回头
简约的童年
留下说不尽的乐趣
没有电影 电视 电子产品
也没有昂贵的玩具
与精致的零食
在大自然下
自由成长的愉悦
为我们留下了
一生都花不完财富

亲情之间

父亲与岳父

□刘学升

三十年前，父亲与岳父第一次见面，岳父问起父亲的年龄。父亲说：我属小龙（蛇）。岳父说：我属大龙。父亲说：你是我兄。此后，父亲一直称呼比他仅大一岁的岳父为“老兄”。

父亲住在皖东北五河县，岳父住在皖西霍邱县。两位老人见面并不太多，大多是在逢年过节时，他俩用电话联系相互问候一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霍邱民间一直流传“霍邱县就是喝酒县”的说法。父亲知道霍邱的酒风比较厉害，我每次去霍邱，他经常叮嘱我要少喝酒。我虽然口头答应父亲，但一到霍邱就违背了他的要求。

我第一次到岳父家，免不了有些腼腆。当时岳父的一位侄子来陪我，他问我的酒量怎么样？我说我酒量不行。其实我是有些酒量的。他立即调侃我：你酒量不行到我们“喝酒县”来干什么？然后又问我可能会猜拳？我又说不会。之前我看过别人猜拳，我自己真不会。他对我摇摇头：哎呀，你不照（即“不行”）。

岳父见状，对我招招手说：你到我屋里来。我走进岳父的房间，他关了房门，说：你在霍邱必须学会喝酒、猜拳，喝酒靠你自己练，来，我教你猜拳。时间不长，我就掌握了猜拳的要领，并在当天的猜拳喝酒中表现尚可。看看岳父，他的脸上挂满着笑容。时间久了，我的猜拳“功夫”大大提高，我这个岳父的“关门弟子”没给他老人家丢脸。在喝酒的问题上，岳父一直主张我多喝，而父亲则主张我少喝，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两位老人对我的关爱却是真切的。

每年的春节前夕，岳父都会打电话来，要我们到霍邱过年。后来我和

记忆深处

村口，那条小路

□赵厚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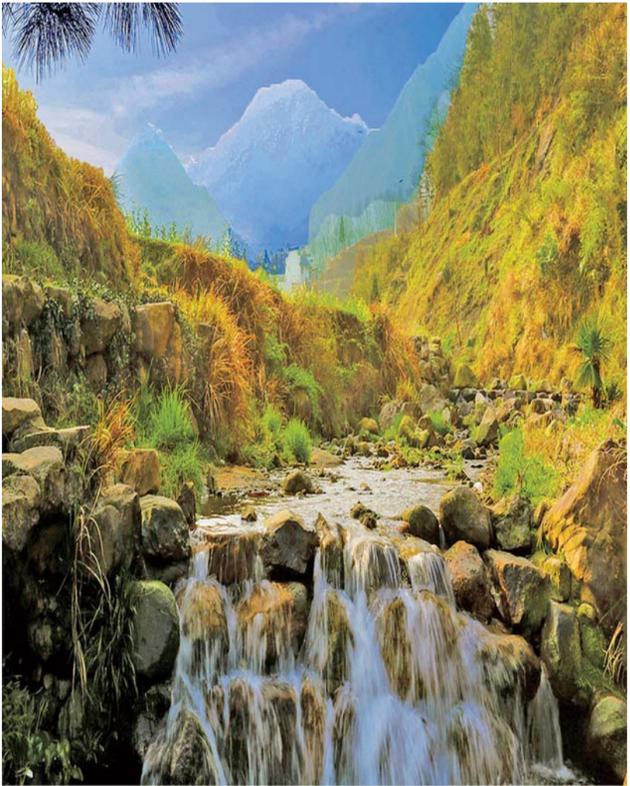
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走过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走过祖国无数宽广的路，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山乡村口那条小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十二岁的我考入了皖北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一所被誉为小宝塔的学校，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地。那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每周一要背着干粮到学校，集体住校，每周六下午回家。每次来回我都从村口那条小路走过，因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都由母亲送我到村口，目送我走上那条通往学校的小路，直至看不见人影。每周六下午接近黄昏，母亲又在村口的小路旁迎我，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阴晴雨雪……父亲工作不在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还要忙于土地上的劳作，其中甘苦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却要送我接我，这是多么伟

大的母爱！母亲的爱给了我学习上的强大动力，在学校我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三年过去，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后来我应征入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早已不再走那条小路，然而，母亲仍是时常在周六的下午在村口的小路边等我，直至月亮爬上了树梢。在人民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我牢记母亲的爱，坚定地跟党走，不怕艰苦不畏艰险，军政训练均取得优异的成绩，再后来成为部队的一名新闻干部，为部队的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村口的那条小路已不复存在，早已被排排楼房所代替，母亲也走完了九十七年的人生路去了天堂！然而在我心里依然印着那条小路，那是心路！



山涧溪流 王泽民 摄